易學四同

易學四同序

夫易亦多門矣是故有庖羲氏之易焉有文王周公之易焉有仲尼孔子之易焉而畫有簡焉有繫焉圖有負焉方焉衡焉辭有詳焉略焉博焉約焉易焉險焉若是乎其弗同矣言四同何蓋同於道不同於法同者理不同者時是故聖人使人齋戒神明擬議言動之變化其在君子洗心禔躬其在小人革非遠罪故能以通天下

之志以成天下之務以定天下之業蓋聖人崇德廣業吉凶與民同患之心較畫一矣周公而上其道行所以教民書契網罟宫室耒耜舟車弧矢杵臼衣服市廛棺槨權衡度量之具何莫非斯道也孔子志欲祖述憲章諸聖人見諸行事而不可得故惓惓是編至三絶焉嘗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數聖人教人之本旨也他日見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則莫

曰不占而已矣斯豈有異指哉仲尼沒而微言隱七十子散而大義失秦漢以降流爲九師析户分門爭尚奇譎如京房焦延壽者流雖其自謂極數知來而弗得弘通簡易之法故奚翅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或至殺身彼專論義理如王輔嗣何平叔諸子似矣然淪於虛玄空寂猖狂恣誕靡適乎仁義中正之歸雖當時號稱極深研幾而實不足以通天下之志故至傷教且

因基亂焉至乃張禹馬融之徒竊聖言濟佞說資口耳饕聲利緣餙肇滯自詭窮經是特講師傳士之靡爾何以濟民而裨世教定天下之業而成天下之亹亹邪蓋數聖人開物成務範圍彌綸與民同憂患之教荒久矣至宋康節邵先生受圖書於異教發明先天自然之易然不屑屑乎辭占之文也伊川程先生易傳之作義理大而精矣則又未皇暇詳乎圖書法象焉晦菴

朱子繼之兼總通攝體用爛然洒其論卦變也
近於狹而其析象與占也疑於支囈易之難言
盖久矣晚宋而来學者益衆則其說益繁然率
蔽其原本罔所統一會稽季公彭山天資頴拔
又蚤從陽明王先生游得其宗秘玩心神明垂
四十祀晚年退居彭山斤遠人事覃精深造多
所自得蒙凡數更為書八卷題曰易學四同而
副有別録自序識之蓋默會數聖人之心於千

載之上是正諸儒先之論於千載之下雖謂集易學之大成可也具眼者能辨之矣書成授余讀且屬余序乃不量序而歸之以就正有道君子焉

嘉靖辛酉春正月既望滁上胡松序

易學四同序

易心學也隨時變易歸於中道故謂之易夫心之動靜陰陽而已矣陰陽往來其變無窮道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往者事之化來者幾之微事既化不可得而知矣所可知者惟其幾耳知幾而中在是矣故易以知來為要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知以藏往神以知來無他學也於是憂民之迷於吉凶也而為之設卜筮以前民用將與共立於無過之地此豈有所強哉不過因其心之同不待外求者而開明之使不昧於吉凶之幾即其一念之覺而得補過以復於無咎此伏羲作易之本意

也易爲卜筮作豈若後世推測利害於形迹之粗哉既有卜筮則必有貞悔之二體七八九六之四象雖未有辭而卦已有名陰陽之變可以無所不通矣不然則卦畫之具將安所用耶禹謨曰龜筮協從是唐虞時同此卜筮也洪範曰龜從筮從是夏商時同此卜筮也自伏羲之後卜筮之法未有改者特以商政不綱民罹罪咎文王拘於羑里身經患難憂民之迷吉凶亦猶伏羲也乃即伏羲所畫之卦繫之彖辭以發明其義而易道復興焉雖其所言於卦畫之情已皆全具但未言其變則其藴尚未顯然故周公復作爻辭其用九六盖以變言

也變即其所不變者不變者因變而後顯於此見吉凶之幾焉其實本文王之意也故周公之爻即文王之彖文王之彖即伏羲之象至於孔子之象彖爻傳則又不過解釋三聖之義而已千聖一心豈有異學哉顧自戰國以來微言既絕易師所傳多失其真重以遭秦烈焰民間易書不因卜筮而獨全也故繫辭文言說序雜卦諸傳汨於異說者爲不少矣世儒信之不折諸理遂以爲四聖之易不同爲說紛紛竟無歸一以至于今學者貿貿莫知的從也豈有聖人之教至於惑世如此哉夫知來者占也覺於幾先之謂也此即獨知之處人所不

見而甚微者也堯舜執中之傳所謂道心惟微者惟此
而已故孔門得之世守以爲謹獨之教而其源則實開
於伏羲之世矣然古人之學以心而不以言曰中曰微
自堯舜發之故語傳道者自堯舜始耳今觀易象豈待
堯舜而後知道心之爲微微之所以為中哉知聖道之
同則知易學之同矣本竊此學踰三十年輙不自揆為
書八卷名曰易學四同而別爲圖文餘辯蓍法別傳各
分內外篇爲四卷以附其後而言易者之得失具可見
焉

嘉靖己未歲仲夏晦日後學彭山季本書

易學四同目録

卷之一

上經

易學四同卷之一

浙東後學季本刪錄　門人山陰郁文校正

易

易者陰陽相變易也易即道也道不出於陰陽變易之外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伏羲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積三奇而爲乾積三偶而爲坤乾坤相交而爲八卦又自八卦相錯而爲六十四皆陰陽變易之義也伏羲立卜筮以前民用至舜時亦曰龜筮協從其爲用易一也自周禮春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是三代之易不同

矣夫連山艮也說者因以爲夏易首艮歸藏坤也說者因以爲商易首坤其說不知何指但以周易觀之則乾坤屯蒙以至既未濟之序本以發一卦可變六十四卦之例非一定而不可易者也而連山之首艮歸藏之首坤其所序之卦今无以考其實然假使有之豈亦此類也歟且以艮爲夏時講學者所重在止坤爲商時講學者所重在靜似亦可通然功夫當以乾爲主宰則周不能改乎商商不能改乎夏夏不能改乎堯舜堯舜不能改乎伏羲者也學而非乾將以何者爲主宰乎故三易之說蓋偶存其一端之序而

不可以易道爲有異也況今之易書列卦畫於前則伏羲之手筆也而豈可盡以周名哉文王周公又不可自名其書爲周而諸傳之中言易者多矣亦无一以周稱者故周易之名亦後人之所加也

周易上經

周代名也加周於易詳見上文○易分上下經蓋在繫辭上傳已有二篇之說矣先儒謂文王演易爻畢分爲上下經說見圖文餘辯內篇卦序反對圖下孔氏據子夏傳云雖分上下二篇未有經字而前漢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經是

孟喜之前題經字矣

䷀

乾上乾下下卦內體也上卦外體也此伏羲所重六畫之乾所謂象也已後諸卦皆然既有六畫无名何以命之先儒謂伏羲有畫无文似亦有不通焉故近世儒者亦疑卦下不可无卦名如費直於乾初九爻上加乾字則或本象下之文而誤移於此歟不然則文王因伏羲之卦名而遂繫之辭不必重加卦名於其上邪但履虎尾同人于野習坎艮其背與辭義聯屬成文異於諸卦之特舉卦名者則似文王之文而

於伏羲之卦无所辨也然坎列於正八卦必不待文王而始名雖加君字固亦伏羲之意耳豈可謂文王時始有卦名哉古易失傳今亦无可考矣○凡卦畫皆起於奇偶奇之德剛積三奇而爲乾剛德不已之名也偶之德柔積三偶而爲坤柔德不已之名也得乾初爻而爲震得乾中爻而爲坎得乾上爻而爲艮得坤初爻而爲巽得坤中爻而爲離得坤上爻而爲兌是六子者皆乾坤之交也乾健坤順震動巽入坎險離麗艮止兌說是卦之八德也乾天坤地震雷巽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是卦之八象也奇偶詳見繫

辭下傳第六章卦德卦象詳見繫辭下傳第四章○

乾爲健德凡理之動皆以健爲主宰故卦首乾焉

乾元亨利貞

乾因伏羲卦名之乾而言也後凡彖上卦名倣此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也元亨利貞仁禮義智之别名乾之四德也自其生意不可遏以復見天地之心者而言則謂之元元即仁也自其仁之透徹節文曲盡者而言則謂之亨亨即禮也自其義斷發生之功斷然不過使得自遂其成而言則謂之利利即義也自其收歛歸根淵然復其静虚之體无有偏欹不正者而

吉則謂之貞貞卽智也元亨理之出機也而以元爲根利貞理之入機也而以貞爲窟貞爲元體仁之所藏元爲貞用智之所發其實一理而已仁達於禮故言元亨者恒曰始而亨以見禮之不外於仁也義歸於智故言利貞者恒曰利於貞以見義之不外於智也凡易中卦爻所主有重於發揚者則但言元亨有重於收斂者則但言利貞唯乾則陽剛不已无一毫陰柔之雜所謂純粹精者也故四德渾然相爲體用而其行則由元達亨復斂利以歸於貞非若他卦陰陽有偏勝而當補也不言吉者德全則爻无致凶之

義而旡吉可言矣此文王之彖辭也已後列於爻上者並同餘詳見文言傳○四德乾坤皆有之其爲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一也但其用亦各不同在乾者主於健故彖傳以乾元爲資始在坤者主於順故彖傳以坤元爲資生乾之爲始以主宰之悍然者言其亨即其所始也以乾主坤是爲陽道然利貞和言所利則泯靜迹於旡爲陽中之陰也坤之爲生以流行之自然者言其亨即其所生也以坤從乾是爲陰道然利貞曰牝馬之貞則伏動幾於不息陰中之陽也陰陽互藏其宅在文王彖辭已發其義矣易道尚有餘

緼乎其在他卦隨時變易或重於陽或重於陰皆此例也觸類而長之則於陰陽之義可以不失其正矣

初九潛龍勿用

自此至用九皆周公之爻辭已後凡六爻分釋者並同○凡畫卦者皆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爲初潛藏也龍陽物而能變化者也故取以象乾微陽在下宜安靜以養之未宜發洩故有勿用之戒餘見文言傳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見龍之見賢遍反

出而可見曰見見田地上也九二雖未居君位而剛健得中其德已有可見猶龍之出見而在地上也田者

人所資以養也二有養德之義故取田象大人以九二之君德言既見於田則人所利見也餘見文言傳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乾乾即惕也乾之所以爲乾唯惕然不安而已乾而又乾終一日而夕猶惕然所謂自強不息者如此九三應事之地處位不中苟少忽焉則危道矣故乾乾因時而惕必能无咎也餘見文言傳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躍者无所緣而絶於地將飛之時也九四近五爲成之地也必須及時進脩乃有成功否則墜於淵矣或

躍在淵者疑其不進而不敢謂必躍也蓋其心惕然故得无咎餘見文言傳朱子謂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故能隨時進退而得无咎則與文言傳欲及時也之意不同矣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備剛健中正之德猶龍之靈變不測也以居尊位猶龍之飛而在天也大人即指九五蓋聖人在上而人所利見也餘見文言傳

上九亢龍有悔

亢人之喉骨剛而在上者也故剛而居高曰亢上九

重剛高亢能安靜以處之則不至於有悔既動則有悔餘見文言傳○悔非不善之道人心反正之幾也乾之上九陽雖已亢然乾道常不息故必有悔易中言悔有曰有悔者德有所失事拂於心而有所懲創故謂之有悔也有曰无悔者德无所失雖○拂於心而无所怨尤故謂之无悔也有曰无祗悔者德微有失而心體即一不至於貳而生悔故謂之无祗悔也有曰悔亡者失而既悔悔而即得不待失遠方改而後无咎悔復於幾之初動而不遲留故謂之悔亡也後凡此類皆以此求之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用九者明陽爻所以不用七之意也九乃老陽之策老則將變所以占其變也群龍者指諸卦之陽爻也无首者藏其首而不露也蓋陽剛本能爲首者所謂首出庶物是也唯不見其首乃爲剛而能柔此用九之道也朱子曰用九者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

☷

坤上坤下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坤也坤順也健順合德而後陽剛不過故坤次乾焉乾坤以後卦序但

當因卦彖辭之義而推之序卦之序皆附會之說也

詳辨於序卦傳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牝頻忍反　喪息浪反）

元亨者生意自然而無所不通以順言也馬陽物而健行者馬之牝則屬於陰矣貞本靜體而以牝馬言見坤之貞順中有健也詳見乾彖往者前進之意君子唯有牝馬之健則其所以順者乃有乾爲之主也故利有所往否則一於陰柔往必見凶矣先先乾也乾不爲主而坤先之則迷暗而无所之矣唯後乾而

順之則以乾爲主也故曰得主西南者陰氣初動之
方朋類也東北者陽氣初動之方喪失也坤在西南
當陰之時也則可以從其黨類而行蓋其時陽已藏
而坤用事所謂代有終也故以得朋爲利若在東北
陽進之時也坤於此時當退聽而失其黨類不敢有
爲所謂地道无成者也故以喪朋爲利迷也得主也
得朋也喪也皆言坤當以乾爲主而順之不敢專行
乾事也安順也貞即牝馬之貞也安於牝馬之貞則
順中有健利有攸往所以吉也此皆申言利牝馬之
貞之意以見君子所以有攸往也○後得程子讀絶

句而主利自爲句朱子從之今按文言傳本有後得主之文而主利二字彖傳亢釋且朱子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解經傳義違未敢以爲是也唯草廬吳氏以主字屬上句利字屬下句得之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

霜陰氣所結成則水凍而爲冰此爻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

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主至於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餘見文言傳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直者發於內而无私曲之謂方者止於外而有定則之謂直方之德充盛則謂之大不習不待學習言自然也坤之六二本體中正其順如此詳見文言傳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三陽位有可章之美而六以陰居之則含其美而不發貞者存於本體之謂也可貞者謂可以自存而无

意於發也然居群陰之中而與二四兩陰相比故可
貞陽德之盛无終於不發之理發則陰從之行謂之
從王事矣雖發而含之者本柔順之德亦不敢有其
成功也有終者陽先倡而代之有終也餘見文言傳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括結也謂結囊口也六四以陰居陰本非中德又在
群陰之中與陽道隔絕而不通者也當此之時苟有
發露必有咎者唯謹密自守如括囊然然後得以无
咎然亦僅得无咎耳亦非可以得譽也餘見文言傳

六五黃裳元吉

黃中色裳下飾蓋中德在中而發於事業之象也元吉者良心發而心體安之謂也蓋其吉本於仁矣六五柔順得中而五陽心德流行自然而不可遏故以吉屬於元餘見文言傳○經中凡言吉者謂心體之安也大吉者以發用之大言而吉在陽也元吉者以發生之端言而吉在元也貞吉者義主於收斂而吉在貞也義各不同唯亨利不言吉元者亨之始可以包亨而以元言吉則亨在其中矣貞者利之歸可以包利而以貞言吉則利在其中矣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上六陰晦極而陽未嘗亡故疑陰而與之戰野者六爻將盡而空濶之所當陰極之時則皆陰地矣未離陰類故稱血玄黃血之雜色也以其分言則玄屬天黃屬地不得混而言血矣餘見文言傳

用六利永貞

用六者明陰爻所以不用八之意六乃老陰之策老則將變所以占其變也永常久也貞亦牝馬之貞陰中有陽久而不已所以為利也朱子曰用六者亦通例也以此卦純陰而居首故發之

坎上震下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屯也乾坤合德而陽始交以爲主者屯也故屯次坤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屯株倫反下竝同）

屯之爲字本取草初生穿地而屈曲未伸之義故人將有爲而不得自由之勢謂之屯動而遇險之象也震動坎險卦之所由成也當屯之時人方思治苟能爲生民主而仁以行之則人心无不感通故曰元亨元亨因震體之一陽而發也然天造之初德尚未著人猶未孚則拂逆者或亦有之此所謂險也故又當以貞爲利屯之貞即居貞也不利有攸往居貞之意

也建侯謂立君以爲主也蓋雖遇險難爲而主則不可死也成卦之主全在初爻○後凡彖義發或不盡皆當於彖傳求之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磐桓盤同桓威武之名謂盤旋其威武而不進也居静處也蓋震體之動雖有有爲之志然在外遇險故磐桓而不敢進唯以居爲貞乃爲利耳成卦之主在初即陽剛之能有爲者也故利建侯與彖辭義同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邅張連反媾古后反

如語辭言其似也邅邅回也班班布也皆不進之意馬陽剛之象二乘初陽即初九所建之侯也以其陽爻故取象於馬當其初動之時不知其爲貞主也而邅回班布不敢進而從之不知初乃生民之主實與二爲婚媾而匪寇也豈可與之爲讐哉但二以柔順中正之德守其女子之貞不肯字而嫁之正至於十年則初於此時人心已歸天命已定數已極矣然後字而從之非謂從五也六二擇君可謂審矣婚媾相與爲婚姻也臣之從君猶女子之從夫故取此象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十年言其極也易中

凡言數之極者皆曰十年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幾音機舍音捨

即就也謂田獵而就鹿也虞虞人也獵皆虞人翼獸以待射凡陰必資陽以有爲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而二四又皆以陰柔相比遠於陽剛三以陽位躁動无常故有從禽之志然陰柔非有爲之才又无陽剛之輔是爲即鹿无虞之象如此則不知鹿之所在徒入於林中而已无所獲也幾謂見幾若能見幾不如舍去往而不舍則必有吝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乘馬亦謂乘初陽也四當應用之地而在坎體之下故雖與初應而亦班布不進然初爲屯主至此已爲人所信從求四以爲婚媾而四需時已久能審所從以初爲正應而相隨以往則必有小貞之吉而无不利矣既言吉而又言无不利者吉以心體言利以成功言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陽剛以居尊位膏澤可施之時也然在險中施未能大故有屯其膏之象小者柔道也謂順勢之常

而小有所轉移大者剛道也謂釐政之舊而大有所改革貞者九五陽剛中正而在險之中則爲居貞當此之時以小治之則民宜而相安故其貞爲吉以大治之則民駭而不信故雖貞亦凶貞非凶道也但屯之貞宜小而不宜大用之不當則爲凶耳此見膏所以屯之意老子有言治天下如烹小鮮蓋烹小鮮者擾之則碎治國者擾之則亂此正可以語屯時之治體矣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此爻乘馬以乘九五言至於九五君位已定已當決

於從矣而猶班布不進則有泣血漣如而已泣者无聲而出涕血者出涕如出血也漣泣貌此與比後夫凶義同○此卦六爻初三五以爲君者言二四六以擇君者言互相備也而皆以發屯義

䷃

艮上坎下此伏羲所重六十四卦之蒙也蒙昧也草昧之時爲生民主莫先於發蒙故蒙次屯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筮市制反告古毒反瀆音獨

蒙昧也以蒙者言亨謂爲師以發蒙之亨道以九二

陽剛得中者言也童者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猶未開明故曰童蒙爲師者唯以脩身立法待其自化而求明於我不以言語強求其明之開也不以言語非全不言也所重在於无行不與也筮本揲蓍問神之事而借之以明蒙者之問於師也初者初欲求明之心純一未雜之誠也再三則動其初心私慮紛擾而雜矣瀆亂也誠則告之不誠則不告正恐言語瀆亂其心欲使之一於誠也此申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意然則所謂亨者惟以開明其誠心而已貞者貞靜之義以艮體言也爲師者之養蒙全在於能止

所以待其自化而已故利於貞惟貞然後能亨蓋不待有求於童蒙而彼自求於我矣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說吐活反桎音質梏古毒反）

刑人者正身以立法於人也說釋也桎足械梏手械困之以所難行則若爲桎梏之所拘束矣以身立法而待其自化不求之太過而使若於難行此即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意以往謂求之太過也當蒙之初故發此義此時蒙者之心猶未斷喪亦易於發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蒙本陽剛爲陰所揜而卦內諸陰皆蒙之黨也九二

以陽剛居內卦之中統治群陰為蒙之主當發蒙之任者也初六之蒙天真未斲養其本然之體而已自三以上太朴既分漸多嗜慾而二之治蒙於此為切然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故於蒙當包含之含其不善使得自新此蒙之所以有求於我也二陰能容故有包蒙之象志在成人所以吉也納婦者擇女之善者而納之為婦也蓋包蒙而教之成人則其德足以為君用此指六五而言六五柔中蒙之復於善者也君之得臣猶夫之得婦以其有順德能充成而代有終故以納婦取象而又以為納婦之吉也如此此則

陽能統陰而爲克家之子矣陽在下體之中有主家之象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取七遇反

取女本二爻納婦而言六陰女象也而居於三不中不正見利而動者也金夫蓋以金賂已而挑之若魯秋胡之爲者而其妻悦之失其身而不顧也如此人者一无所利此本以蒙者言也以其與納婦吉意相反故有勿用之戒聖人所以施不屑之教誨而絶不與親者金夫或指九二或指上九於義皆不協故朱子但泛言之得其旨矣○九二自陽剛得中而言則

陰皆從陽而善者故於納婦爲吉此爻自陰柔不中不正而言則女乃見利而動者故於取女爲不利

六四困蒙吝

困剛揜之甚者也六四以陰居陰而上下皆遠於陽畧无開明之機困於蒙者也雖未妄行而凶然亦吝矣○困亦卦名也與蒙相似皆以內體坎險有以柔揜剛之象但外遇兌則爲險而說說有徐通之意困之而名困外遇艮則爲險而止止有靜養之意因之而名蒙其別如此然困甚於蒙也

六五童蒙吉

六五柔順得中順於天理而能入者也可謂不失赤子之心矣故吉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上九處蒙之終蒙極則當擊矣擊所以治之也治之唯以禦其爲惡而已攻治太過則必反爲之害故曰不利爲寇利禦寇蓋欲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之意

擊本九而言禦本上而言○此卦初二上三爻皆以發蒙者起義三四五以蒙者起義互相備也而三四五以陰居止體之下則養正之道在順德耳

坎上乾下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需也需忍於嗜慾之義也蒙之開明必先忍於嗜慾故需次蒙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以待爲義其初德性未定不免於躁動此下體三陽之進有不能遏之勢也及外體六四遇險而以柔道消其剛暴之氣則德成而能需矣故需之九五以成德言有孚者信在其中也此因四陰所含而成從容發用其光无所不通故曰光亨以陽居陽而在中位得正而吉者也蓋其光雖亨而德則常貞也貞故能需耳此皆以九五言也利涉大川以坎體言往能

濟險无爲而成即光亨之意易中凡言涉大川者皆不畏大險之意○孚者誠信之名也以其實心之存於心而言則謂之誠以其實理之發於事而言則謂之信所存所發雖有內外之殊其實存於中者真則發於外者切心非實理則爲虛理非實心則爲僞心與理合內外而一之者也易中凡言孚者皆陽剛真切之心也有自剛而言則柔在剛中有自柔而言則剛在柔中柔者剛之體剛者柔之用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也隨其剛柔以爲體用則合一者可見矣故剛柔合德而後謂之孚詳見中孚經傳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初陽之動其勢尚微不待遇險而需則其需在郊葢陽性之常其初不躁動也但不安常則有咎耳故以用恒爲无咎程子曰初最遠於險故爲需于郊郊曠遠之地也處於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也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於遠而无過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則近險待險而需矣二陽漸進勢不可遏故性不能需而小有言然二以陽剛得中寛而不躁故能處

事從容而終歸於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近水將陷於險之象寇指外卦坎體之四言九三陽剛並進剛徤而不可遏遇四而不自需則寇將與我爲敵矣然所以致寇者在我之不需耳需則寇豈能爲害哉不言吉凶者致寇則凶否則可以免矣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血者戰鬬而有傷也乾剛上進而四以陰柔居坎之下欲遏乎乾使不得進則與乾戰而相傷以一陰敵三陽勢不能勝則血當在四故四有需于血之象出

者出而避之闢以從陽之意也穴者虛處陰所居也當三陽方進一陰勢弱不能沮而抑之然乾本有剛健之德能不陷者而爲四所需則其來亦緩陰之能需亦順陽之性而已故又有出自穴之象陽由此進而至於九五則需之德成矣六四之功安可少乎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酒食即飲食也九五以陽剛居尊位无爲而治亦有飲食宴樂之義貞中而得正也與彖義同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入者入而安之翕以含陽之意也陽至五已成需德

則不復有所進陰不必出而避陽故有入于穴之象不速來不疾速也三人指下體三畫之乾也蓋乾體三陽雖自下而來然巳自四而出則歷於柔位其來巳不速矣言其德成而能需也當其時雖遇陽剛亦能敬慎不敗而況以陰柔之穴尤爲敬慎故能以吉終也○四言出上言入同一穴也而出入異義者蓋四之需需方進之乾也其勢不可遽阻則順而聽之以成其有待之志故曰出畧與小畜以陰畜陽義同上之需需不速之乾也在陽巳能自柔則敬而慎之以保其无咎之常故曰入畧與大畜陽能自畜義同

乾上坎下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訟也訟爭也人不能忍於嗜慾則性麄暴而致爭故訟次需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以其心所不平者求辯也內體之險心爲陰所困抑而不能自遂者也有孚者坎中之陽言其信也窒者塞而不通之意以一陽陷於二陰言也惕中者其中惕然不安也有信以爲之本而又窒而惕中然後可以得吉九二陽剛得中故有此義終者終極其訟也乾體三陽在上健而不已則將求訟之終而凶矣

大人以九五言陽剛中正大人之德也即元吉之元
蓋善心開明无訟之本也故利見之欲人自成其大
人之德而无所争也大川者坎水之象以安靜之道
涉之則利如需之貞而利涉者是也訟以剛乘險則
剛非所以涉險也故不利見訟之將陷於險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初當事之始其辨易明而六以陰柔居險之下其心
知懼而非能健訟者也故有不永所事之象然當訟
之初不免於小有言矣唯其不永所事所以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能訟曰克不克訟者不終訟也逋逃竄也三百戶邑之大者如論語所謂駢邑三百也眚災也九二陽剛中正有孚而能窒惕者也故不終訟而逃歸如此則不至於掇拾牽連而邑人皆得无眚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食猶飽也舊德柔道也三之六即初六之陰初六能以柔道不求所爭故三以六爲舊德訟以柔爲正故曰貞當訟之時外體以乾乘三陽剛勢盛六陰才弱恐不足以過之故雖貞亦危然能守柔道則終必致吉也王事即訟也以乾爲君道故曰王事或者不能

遏上體陽剛之訟但以柔道順而從之亦不主其事而至於成也无成則代有終終吉可知矣進齋徐氏曰王事即訟事无成即象傳之訟不可成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復反也即就也命天命之正也渝變也謂復歸於天命之正而變其爭訟之心也九四爻於乾體本健而欲訟者但四爲陰位而下比六三之柔乾道之正以柔行之則能反己而不終於求勝故有不克訟之象在乾體故能復天命而變爭端又在柔中則能安於貞所以爲吉也

九五訟元吉

九五陽剛中正而居成功之位能化於善者也故曰元吉所謂无訟者如此○此卦九二九四九五三陽爻皆言不終訟之意二之時德猶未盛則但逃歸不訟然亦見其爭心之不安四之時德已漸成則遂復命安貞又以見其爭心之盡變至於九五則德宜有成發其本心之仁无所事於爭者蓋不待有訟而始變矣聖人欲使民无訟故發此意夫无訟之道在柔如六三之食舊德而无成是也然每於剛爻發之見柔之可以制剛也其旨深矣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鞶音盤褫敕紙反

錫與也鞶帶命服之飾革爲之氏以爲革帶所以繫韠繫佩凡命服先束革帶乃加大帶禮曰男鞶革即此帶也先儒就以鞶帶爲大帶蓋未詳耳自旦至食時爲終朝褫脫也如虎噬人其衣自脫也上九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尚爭之世或有錫之以服而使居顯位者然以爭得之人所不敬也爲人指議其心亦豈能自安哉故一朝之間三自褫脫見良心之未泯亦乾道之不終息也

坤上坎下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師也訟而不息則必興師以遏之故師次訟程子曰以爻言之一陽而爲衆陰之主統衆之象也比以一陽爲衆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爲衆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貞者師貴於貞也以九二剛中言丈人崔氏憬曰子夏傳作大人草廬吳氏以爲與困彖貞大人吉同而取崔說今當從之蓋具剛中之德而體用皆宜其才足以統治群陰者則人心悅而可以成王業故吉

也兵本凶事宜有咎者故又以无咎言之以正成功
而民不傷此所以爲王道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否方有反
律法也用衆之正道也以正道一人心故曰法即武
王所謂予有人三千惟一心者是也否不也臧善也
不臧則非律矣或以否作不當從左傳作否毒天下
而民不從非凶而何當師之初故發出師之本意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在師中者在師之中也九二以坎體剛中之德外應
坤體之六五能順民心而不忍傷者也即彖傳丈人

之吉无咎也王三錫命所以申吉无咎之意

六三師或輿尸凶

師承九二爲將而行師者言或謂偏裨之中或有此事也輿尸者兵敗而載尸也古者兵雖敗猶不忍棄死者故載尸而歸猶以車載棺而謂之輿櫬也九二爲師之主本欲全民命者也但六三才弱志剛不中不正則偏裨之任或有輕動而致敗者敗而至於輿尸亦主將之失於用人也故亦爲主將之凶

六四師左次无咎

按兵家尚右右爲前左爲後右則順而主於進左則

逆而王於退次止也左次退舍也六四以柔居陰位才弱而能慎者也故以次師爲无咎此甚語成之時知難而退非見可而不進者矣程子曰師之進以强勇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

六四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長知兩反

禽兼獸而言如麋豕之類皆害稼者禽與獸本相對爲二物易中言禽多兼獸如比九五失前禽恒九四田无禽是也六五居師成功之地故以田有禽取象

蓋師行而人已服罪也然在順體柔中之位非黷武者也故其所利在於執言見其能諭以辭命而服之也不戰則不至於殘民故得无咎蓋古人之所謂成功者如此長子即二之取敗者即二之爲主者弟子即三之長子之貞丈人之以正用衆者也弟子輿尸偏裨之所爲然亦長子用人之不慎也殺傷之多皆由此致故師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此申言九二六三兩爻之意見王兵者當以全民命爲重耳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師之終論功行賞之時也六在坤體之上博厚寛弘

大君之德也有命謂其行賞在於安民不以多殺爲功也唯其如此所以其德能開國承家自其所受之封而言則曰國自其所造之基而言則曰家開國者拓其土疆也承家者承其德業也此大君之國所以大也小人則私意爲主志在事功而不以安民爲本若用坤道則蔽於陰柔寛而死制凡殺傷之多而不恤民命者皆在所録則非所以正功矣蓋大君之德本剛故用柔則德高大小人非剛德故不可以用柔也○小人對大君而言如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勿克則以小人對公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

年勿克小人勿用則以小人對高宗與此宜同例也

☵☷

坎上坤下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比也比以德比人之義以師服人不若以德比之故比次師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比毗志反下比並同）

比以五陰而從一陽由於君之能比能使人比所以爲吉也原再也筮推決也亦借筮[illegible]也元本愛人之德永貞則此德之常存於心者也以此德重推決之蓋愛人不親反其仁之意九五剛中又爲群陰所順故能如此然人之比者或有懷疑則我

之德未盡乎也猶不免於有咎故必原筮元永貞而後得无咎也如此則坦懷不疑而人之反側不寧者皆有所恃以爲安而方來矣後夫者後至之人也後至則必獲累而致凶如文王伐崇本以致附而不來然後伐而絶之後夫凶所以見不寧者當必來也比有失前禽之義本能舍逆者然久而不至則梗化之甚矣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亦道窮而勢有不得已耳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比而不信致咎之本也當比之初而即比之必有信心者也故无咎缶以瓦爲之民間質實之器也蓋申

言其孚不必所受之大而其器量也但盡民生日用之常至於充實乃爲盈缶久之則人相信而任用之故曰終來有他吉有他吉者出於意外之辭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自內本其心而言也二在內體之中順而得正故其比人之德本於心而吉也

六三比之匪人

匪人匪人道也六三不中不正其比見利而動小人之道也不言凶者比雖不以道而在上者有顯比之君則亦足以容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外謂五也四近於五而以陰居陰本有貞德以五之德可比而比之故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顯比顯明其比道即明其元永貞之德於天下也言明則原筮在其中矣王用三驅者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天子之畋圍合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成湯之祝網是也蓋好生之仁唯取其不用命而反入者禽獸之前去者皆免矣邑居邑王者所都諸侯國中也易中凡言邑者皆同邑人蓋以天子之

私屬言誠告戒也九五居尊以一陽爲群陰之主而剛健中正能顯明其比道而天下自然比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如王者之用三驅而失前禽也雖其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德足以化人故吉

上六比之无首凶

易中上爻多取象於首比之時六以陰柔居上不能率先以比五者也故有无首之象即所謂後夫凶也

○比以五爲君象故以五之一陽言君之比道而五陰爻皆以民之比君者言然師以二爲將帥之象其

爻以陽言將道宜矣而其五陰爻皆言行師之事不及於兵衆蓋隨所取以起義也然則易道之變豈可以一例拘乎

☴☰

巽上乾下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小畜也小畜者以陰道畜德則柔順爲本而可以比人故小畜次比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畜勅六反

畜止也所以積德也小以陰言以陰畜陽畜之小也亨謂畜德成而所行皆通也義見彖傳卦以四爲畜主故主四而言我西郊陰方國外曰郊雲之興皆自

四遠故云郊德以畜極而能亨猶雲以畜極而成雨未能亨者則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密雲者方畜之勢也畜未極故不雨蓋以西郊之陰畜陽力弱不能勝陽之進則所積不厚而澤不下降耳此小畜未亨之意也言西郊但取陰義非謂陽倡則陰和而成雨陰倡則陽不和而不成雨也雲蓋有自西方興而雨者非一定之辭也○小畜與大畜同一畜也而小大不同說見象傳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復如復卦之復一陽動於下也自道者在我固有之

理也其咎者歸咎於外也乾體一陽初動於下乃自復其道而已此能畜之本也苟有未畜何與於外而他咎哉如九三之不能正身咎在己也初陽未用畜之吉道也

九二牽復吉

牽復以一陽之初復者牽連而進也九二陽剛得中不失本體亦能畜者吉之道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說吐活反

輿車箱也輻在車輪轂之所受老子所謂三十輻共一轂者是也輻貫於轂非易說者車不得進則有所

損傷而始說耳乾體九三重剛過中進而不已而外爲六四之陰所止未免有傷故有輿說輻之象夫指三妻指四反目謂怒目相視也陽欲進而陰止之是三致四之有爭也故又爲夫妻反目之象程子曰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故說輻反目三自爲也

○輻草廬吳氏以爲與大畜九二輿說輹同殊不知大畜小畜義異安得以爲同一輹哉蓋輹伏莵也在軸之上承輿者車不行則說之大畜陽能自止欲不行則說輹也小畜則陽與陰爭有傷於輻而說之不得行也則輹主於不欲行輻主於不得行當有所辨

耳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六四專爲以陰畜陽而言衆而得正所以有孚畜陽之道有孚盡之矣以陰畜陽如龍戰于野宜有傷者然乾德本非迷而不反者既爲陰所畜則消其爭心而得免於戰血可去矣血去則有惕然不安之意見陽在陰中能自覺其用剛之過也四之能畜如此則其爭雖若有咎而亦得以免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攣力轉反

有孚誠信也攣連結也九五陽剛中正其德已畜德

畜則爲有孚矣其孚連結而不可解畜之成也富以陽言陽實爲富陰虛爲不富鄰指上九五與上相鄰而皆以九居之所謂富也上九之陽在巽體雖與五相比而不過則亦能畜者矣蓋曰不但九五爲有孚攣如而已此程子所謂德不孤而左右逢源之意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處上聲幾音機

既者已然之辭由九五言也雨者畜之成也處者陽不復進也言自九五畜既有成然所尚者在於德之能積載者積之厚也雖上九巽體與五同德猶當厚

其所積不可以其旣畜爲已成也婦貞厲月幾望皆以四言蓋以六居四得正者也然陰之力弱欲以制陽終屬危道故曰貞厲爻以五爲中如月之望陰居於四月幾望之象也纔至於五則遂斷矣見四之一陰不能久也而欲恃陰以畜陽安能保其德之常存哉征前進也不能厚積而急於有爲則爲征凶所以示戒謂上九當以陽自畜也

☰☱

乾上兌下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履也履者敬謹之義小畜之道謹禮而已故履次小畜

履虎尾不咥人亨經殖

履履藉之義以剛爲履而藉柔也蓋履屨名也上下五陽三獨一陰而三又陽位也陽中有陰如屨之象故爲履虎尾指三而言兌體之陰居三躁動之位虎尾之象也其性易說所謂從欲惟危者也然外體之乾惕然知懼履者禮也敬而已矣此之謂也咥齧也剛而藉柔戰競自持可免於禍雖履虎尾而何至於咥人哉不咥人則亨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

絲帛未加采色曰素履者禮也禮之本在質故於初

發素履之象有本而行雖文有不足未爲咎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以九居二陽剛得中坦然由之而不疑能嘉其所會者也然陽在陰中安靜而不雜於欲得其本體之正故爲幽人之貞禮以敬爲本靜所以敬也吉義與素履同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跛波我反

眇一目小也跛足偏廢也屬於陰以六言能視能履屬於陽以三言此言其非剛德之全也遇柔則易動

於欲而凶矣故有履虎尾咥人凶之象武人不知文德者也以爲大君則无敬畏之意而一於躁動此其所以致凶也三爲成卦之主故發履虎尾之義獨詳焉

六四履虎尾愬愬終吉（愬山革反）

愬愬畏懼之貌九四在六三之上比於人欲易肆之爻故亦取履虎尾之象但以陽剛乾體能愬愬而畏懼故不陷於欲而終吉也終以上有陽爻而言

九五夬履貞厲

夬決也九五以陽剛健體居尊位剛決亦其所宜九

五所履本有危懼之心而位當剛決而決之乃得正者也但處得位居尊之地恐其易肆故以爲厲戒之也○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不疚之義已在貞中厲則意外之戒也由此觀之可見履之爲道惟以畏懼爲本而已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履本敬懼之德未有不善者也故於陽皆言吉道祥者吉之兆即繫辭下傳所謂吉事有祥者也旋轉也視履而考其祥之所始則敬畏之中常自危而不敢肆然還轉之間天理之樂由此而生則爲元吉矣上

九當履之終故發此義見敬畏之極未有不得其本心之安者也

䷊

坤上乾下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泰也泰者上下交也履則上下交而為泰故泰次履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之為卦陽在下而陰在上二氣相交而流通无滯故泰取通義通則志相得矣非盛治之名也小往大來陽進陰退也退則出外故曰往進則居內故曰來吉為君子言也君子當此時則志與人相得而吉吉

則无所不通矣泰主通而言故又言亨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茹茅根也茅雖不共本拔之則其茹相連而起彙類也三陽同體一陽進而衆陽與之俱進有拔茅連茹以其類之象可以有為當進之時也故征則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馮音憑

荒洪荒之荒茫然无極之處而未治之時也馮河徒涉也以任事之勇言不遐遺遠猷也以慮事之周言朋偏係也尚上之也中行中道也謂得以中行為上也泰之時物无否隔九二有寬大之德能包含徧覆

而於物情无不相通然徒能包之而不任事遠謀且牽於私意則物情有所未遂而心體有所未盡非中道也九以陽剛居二得其中道故能以裁成輔相爲事任之勇而慮之周无一毫偏係之私則能以中行爲尚而无以加矣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陂彼義反

陂傾陷而成陂也以泰言之陽至於三則既平矣然自此而往即交於陰未有平而不陂者雖入於陰亦未有往而不復者復謂陽復此循環之常理見陽之

不終盡而不可以陰之來委於難制也陰之來宜有咎者但當艱難畏懼而安靜以守其貞則可以得无咎矣恤憂也能以艱爲貞則心有誠所謂孚也當陰之時雖未必得福而孚之得福乃理之常偶未得福不足爲憂也于猶曰也食猶饗也言孚之必食報而爲福所歸也蓋人當以脩德爲主以待常理之復豈可以適然之變動其心哉此與豐勿憂宜日中意同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翩翩飛下之貌指三陰而言不富陰虛之名蓋陰柔不敢爲主之義當泰之時三陰在上皆順乎陽不敢

爲主故六四有翩翩不富以其鄰之象鄰指上二陰而言不戒以孚言三陰順陽皆出誠心不待告戒也所謂外小人者其義如此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帝乙殷王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妹少女之名妹從夫而後得其所歸以明陰必以從陽爲正也六五柔順得中而居尊位能降其尊以順從乎陽者也故有帝乙歸妹之象祉福也有宜家之慶故曰以祉柔順之德根本於心則其吉爲元吉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隍池也掘隍取土以成城城土在上而隍土空泰之象也壞城頹土以填隍隍土在下而城土空否之象也城復於隍泰極將否也故取此象自邑謂己之國都易中凡言自治者皆曰邑用師者陽剛有為而欲去惡之象也陰方勢進難與力爭非用師之所能遏則但當自治其私邑告以天命已亂之意而已如此則退而自守有儉德避難之貞然陽剛至此亦可吝也

䷋

乾上坤下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否也否者上下不

交也泰而不以艱貞則極而反於否故否次泰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否備鄙反並同

否閉塞也陰在下而陽在上二氣不通與泰相反者也匪人謂匪人道人道則心朋明而相通此三字舊本卦名下有之朱子云疑衍文由比六三而誤也草廬吳氏本去之似亦有理當否之時小人道長君子不可以有爲矣君子通天下之志而大行其陽剛之道其道本於中心之正乃爲君子之貞遇非其時故不利也蓋有儉德避難而已大往小來陽退陰進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否三陰並進者也泰與否皆取茅爲象者以群陽群
陰同在下而相牽連也坤體初陰未爲不善從其本
順之性則有包含之德亦貞道也貞則吉而可以亨
矣蓋否泰往來氣運之常陰亦不能无也无極之前
以陰含陽陰之善道蓋本如此聖人之仁與人爲善
故雖邪世小人亦不輕絶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包包含而不摘人隱也承承順也六二在否居陰之
中小人用事之位也但柔順中正不失其本心而能
包含承順乎君子小人之吉道也大人即君子指九

五九五大人用事之位也當否之時抑而不通得小人包承則不至於鈎求而得免於難矣雖否而道則亨也

六三包羞

三爲陽位陽剛之動而天理猶未亡者也當小人之道旣長良心猶有所覺而不能无羞然於位不中而六又以陰居之不得其正不能充其羞惡之心而包含之見陰道之不能自克而否之所以爲否也不言凶者猶冀其遷善之意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有命謂天命无往不復而陽復還也疇類也離與罹同遭也乾體陽剛能知戒懼故无咎而疇類三陽皆能自保而獲福也即泰九三艱貞无咎而食福之意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休美也九五陽剛中正能善處小人小人感動而順承之不敢爲患否之休美者也小人不爲否患而君子之志得行大人之吉也苞叢生也桑之爲物其根最固故謂國家安固者曰苞桑當否之時其心常以危亡爲念國家安固之所繫也此與六二相應大人在六二之否亨正其亡之時而九五之休否則有

苞桑之固矣餘見文言傳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傾覆也上否極之地而九以陽剛之德居之不安於否者也特以方否之時小人用事不可不以儉德避難耳然物理極而必反故泰極則否否極則泰否既極矣將反之時也因其極而傾之此陽剛之所以乘時有爲也否乃先所憂危之時傾之則喜矣故曰先否後喜蓋申言傾否之意○否泰往來與剝復夬姤同爲陰陽之變而義有不同否泰之變三陰三陽之消長治亂之要機也剝復夬姤之變六陰六陽之始

終淑慝之大分也

䷌乾上離下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同人也有同人之德然後可以傾否故同人次否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者善與人同大公无我之心也野空濶之所曠遠而无所障礙即大公无我之象野即同人之意非同人之外別有取于野也亨謂凡事皆通也大川尤其險而難者有同人之德則所行无有不通而大川之險亦利涉矣然所以能同人者以君子之貞爲利

也此言利涉大川於卦象无所取但卦中有此義耳後凡言涉川多有不取卦象者皆此類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當同人之時而以陽居初是動之初也初有始出門之象門非與野相對而爲二義也于野本同人之德言同人不必言于野矣而于門則以其德之初動言也故取同人于門之象无咎者初雖陽剛而二陰尚未歷三恐有伏戎于莽之咎但陽剛在初乃天理之本體同人之德皆根於此故无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宗尊也三在二之上而二與之比猶親黨之尊者也六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内明而外健又中正相應无一毫私欲之干此同人之所以爲同人也惟中正然後能同苟有一毫私意介于其間則非同人矣九三不中私意竊發有害於六二中正之體故取同人于宗之象蓋二本美德而爲三所動本體中直不免於有羞耳故曰吝也○先儒皆以二與五應爲有繫故曰宗則不通之甚者也六二本應乎乾而又有中正而應之德二得剛健之應而爲同人德之所以能同者在此安得以爲有繫哉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九三在同人之內體而爲德不中是有私意暗長於隱微之間害其大同之體者也故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之象莽草莽也土高曰陵二之象也蓋以剛居乾體三陽之下似欲爭勝以乾德本健故能畏懼而不敢發爲伏戎耳在二陰之上故取高陵爲義三歲言其久也易中凡言久者皆曰三年三歲不興言久則私欲淨盡而邪念不起矣同人之時雖有私意竊發亦其天理之未純耳未至於凶也故不言凶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九以陽剛居四不中不正亦不能不動於欲者也動於欲則害於六三中正之體矣如攻之也在九三之上則三象二之墉而四乘之也故有乘其墉之象陽剛之力旣乘其城攻之不難矣然在乾體故剛雖偶爲偏私所揜亦即反正而不能攻所以吉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號戶羔反咷徒刀反

號咷大哭之聲笑喜貌六二以中正之德本不安於私意之蔽者但以三四二爻失其中正私意不能不間則不得全其大同之體此九二之所以傷悲而號咷也克勝也至九五以乾剛之勇克去己私如用大

師而勝之也如此則三四所動之欲皆淨盡而與六二之德相遇矣相遇則二之心得合於一所以喜而有笑也餘見文言傳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郊者國外之地不用而在外之意也朱子謂郊在野之內未至於曠遠則以野與郊對矣殊不知野以同人言非與郊分遠近也上九有大同之德而无位故有同人于郊之象德至於大同則无一毫私欲之累其心常泰而无所悔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

離上乾下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大有也大有爲者

本於同人之德故大有次同人

大有元亨

大主陽言以其柔得剛而諸陽應也如此則德之所

有者大而可以大有爲矣大有爲則大通也故曰元

亨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大有所以任大事也當應用之際躁動不能勝任然

後爲害如九三象傳所謂小人害也九以陽居大有

之初德之初動而可以有爲者也當動之初尚屬潛

藏无交於害何咎之有能以艱處之則无咎矣見咎生於躁動而不在於未交也故於无交害先以匪咎發之又恐交則易於有咎无時而可忽也故戒以艱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九二在健體陽剛得中能勝大任者也故有大車以載之象德能勝重故利有攸往任事之際衆怨所歸宜有咎者以九二之德當之何咎之有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亨音享

亨獻也九三陽居陽位能大有爲者也而在下體之上如諸侯之建功也諸侯有功則獻於王故取公用

亨于天子之象下獻上之義也大有爲者天子之事故公但可以言於三用者用此爻陽剛有爲之義公以有德者言故能用之若以爻之不中言之則小人之象也用之則爲躁動所以不克如公之有成功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彭蒲光反

彭本以鼓聲遠聞爲義言其虛大也九四陽居任事之位以重剛當大有之時既大發於外矣進而不已有似於彭然在離體柔中之下能明辨之晳而不至用剛之過故有匪其彭之象見陽之德合於陰也故无咎陽不得陰則有咎矣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孚柔與剛合之誠也交與人交也威者柔在群陽之中而得剛以爲威也六五以其孚誠之德交於人而所以爲表者以德爲威故曰威如如此則有儼然人望而畏之之敬无小人所交之害矣所以吉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大有上九履信思順而尚賢者也故能爲人所信而天順之吉无不利天祐之意也大有之極其德合天故發此義餘見文言傳

坤上艮下此伏羲所畫六畫卦之謙也大有者當持之以謙故謙次大有

謙亨君子有終

謙自卑而不自足之心也謙則所行皆通故亨謙者君子之德可以恒久之道也故曰君子有終蓋一陽居下體之上而群陰應之即萬民服之意與九三義同不言吉者謙下之心不敢以爲吉也及爻辭始以吉无不利言則知彖亦有此善矣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初六以陰居下謙而又謙謙之至者也君子指九三

以陽剛爲謙之主也以君子屬謙謙則非可踰之謙矣用者用此爻之義以涉大川也涉川不可以爭先爭先則急於進而有患以至謙之道涉川雖未必有能涉之利然亦无所失而可安也六而居下非利涉之才故不言利而言用耳吉以心安言蘭氏曰用涉與利涉不同用涉自我而之不若利之无往不濟也

六二鳴謙貞吉

謙而有聲之謂鳴鳴則爲譽矣以謙下人最能致譽者也二以柔順中正而又當多譽之地故有鳴謙之象得正而吉者也言正則非卑謟而得譽者矣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九三之勞以一陽為衆陰之主衆陰所賴以自立者也然居於上卦之下以功下人是勞而能謙之君子也故尊而光卑不可踰而人心敬服德之可久者也故曰有終有終則吉矣餘見文言傳

六四无不利撝謙 撝音揮

九三有功在人之下可謂能謙矣至於六四以柔順之德居作為之地无有不利然不以謙自足而於此又發揮之其所發揮者即九三之謙也以六居四柔道之正也而下比於三蓋柔以順陽為正如此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不富說見小畜九五言陰虛而不實也自六四撝謙之後至於六五已成謙虛之德而與上六皆能不有其富上者五之鄰也黨盛而德不孤故有不富以其鄰之象然六五柔順得中其謙非懦弱无爲者也以之用於侵伐則翕必能張而有利也蓋藏於九地之下而動於九天之上謙虛之應用不測如此則涉大川而利者也无不利者又以凡事言不但侵伐之利而已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謙極有聞故上六亦有鳴謙之象行師奮勇之意征邑國者都邑之國已之私有蓋除在內之奸以去腹心之疾自治之意也上當无位之地非若五之可以有爲也則但以其有爲之才用之自治而已故又有利用行師征邑國之象蓋恐謙極而過也君子治已之功豈可以時之不遇而自怠哉此以剛克柔然後謙不失正之義當謙之終故特發之

䷏

震上坤下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豫也謙則有和豫之德故豫次謙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樂之德也其義取於順動建侯者爲民立君以行其政也行師者爲民除暴以保其生也爲卦一陽主之侯之象也五陰順之師之象也有取於建侯行師者以此蓋聖人之順動本以德化故刑罰清而民服建侯行師所以爲之立制圖安也此皆民心之所欲亦在上者順以動耳如此則民心樂從所以利也

初六鳴豫凶

豫者和樂之德與物无忤人所喜悅故能始即有聞初六所以爲鳴豫也然當豫之時宜有戒懼之事乃

能知謹畏有聲譽則其心易足而怠肆生矣故凶初
六陰柔故有此戒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介者幾之分辨處也石言其見幾之斷如石也不終
日言速也當豫之時坤體柔順易流緩弛而君子當
辨於幾不可遲疑而不斷也故有介于石不終日之
象六二柔順中正其貞如此所以吉也餘見文言傳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盱香于反
盱上視也六三不中不正不能如二之貞而有待於
九四王之以爲豫故有盱豫之象然三陽也亦能有

悔於心但爲位不中而六又以陰居之不得其正不能見幾故遲疑不斷耳如此則順體易於緩弛豫非中節之和也安能免於悔哉二悔字義同但悔遲之悔悔於幾之先也有悔之悔悔於失之後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四本大臣作爲之地九以一陽爲動之主而群陰應之豫之所由以爲豫而得大行其志者也大本陽言得得群陰之應也疑謂疑慮於心也簪聚也取聚髮爲義盍陰之順陽自然之理但私意間之而有所疑慮則非順以動矣人誰順之勿疑朋盍簪陽剛爲主

而群陰皆應之象也如此則為順動而民服矣四以陰柔恐其有疑故以勿疑為戒

六五貞疾恆不死

疾猶孟子所謂疢疾六五柔順得中而下乘九四之陽剛能自敬畏貞而有疢疾者也故曰貞疾惟其有疢疾所以常不死所謂生於憂患者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冥窈冥也與升上六冥升義同蓋入夕向晦之意也上六以陰柔當豫之終處死位之地豫之死所事者也故有窈冥之象然豫本和樂之德未為不善但不

親世務則入於窈冥而不自知蓋溺於安樂則卒然遇事禍患隨之有不得而豫者矣渝變也以其有豫之德而在震體之上故雖成有變而得无咎也若非以豫而居震體之上則成未必能變難免於咎矣

䷐

兌上震下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隨也豫爲發而中節之和所以能隨物而動者也故隨次豫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隨時從道之義也震體一陽來主於內而居兌之下震下一陽元亨之所以動也兌上一陰利貞之所

以靜也无亨而利於貞則動從天理之正而无爲隨之所以无咎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官者主之象初以陽剛爲震之主有渝謂不泥於所主而適變從宜即隨時之義也以九居初爲得其本體之正所以吉也如此則心有主而不失一出門以與物交而即有功矣出門就事初而言義與同人初九之門同程子以不昵於私釋出門殊不知貞吉之內已有不昵於私之義矣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隨之爲義皆以陰從陽從陽爲係小子謂初九丈夫謂九四初陽在下爲震之主隨之所以爲隨而得正者也但當潛德未用之時故爲小子而四則發用作爲之地故爲丈夫六二近於初九以陰從之其進不驟是係於小子而未及丈夫之事蓋卽居貞之意六二柔順中正而時未可爲故有此象以陰從陽故不言吉而吉於初九爻內見之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六三近於九四作爲之地而欲從之无復有係初九之心是係丈夫而失小子也此其所爲亦隨時之宜

也四陽當任而三以陰從之隨所爲而求无不得謂係陽而所行皆順也但在内體而三以躁動之地恐其失本體之正故以居貞爲戒蓋係小子之時則宜潛德而可以无丈夫之思故曰弗兼與若係丈夫之時則雖舍下而不可失小子之正故曰利居貞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有獲行无不得之意九四以陽剛當有爲之任得陰之從有獲之象也隨以陰從陽爲正故陽剛在四亦得爲貞但四非成功之地位不中而德未至又在說體其隨或不能不隨物而往不可保其有終也故雖

正亦有凶道蓋以爲戒也有孚者心有誠也在道者事合道也明言其德之明而能燭事幾也本貞而言如此則可免於咎矣見其凶存於德之未至而其无咎原於貞之能明也

九五孚于嘉吉

孚本九四有孚而言嘉美也九五陽剛中正德盛而成嘉美之功者也故其中心之誠隨時合道所謂孚于嘉也吉可知矣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亨音享

拘係之固也維縛也係而又維則不可解矣上六

之陰係九五之陽故有此象隨德至此極其盛矣亨祭享也德盛則可以格神明故又有亨于西山之象王指文王西山西岳也上在高位而從陽亦不過陰道耳故但以人臣之尊者言西岳爲方岳之祭文王爲方伯而興王業時事也與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者大小不同蓋升之德至於六四諸侯之位也故其享但以岐山岐山者諸侯境内之祭也若隨之上則諸侯在外之上而其位爲尊矣故西山之享大於岐山也諸侯而興王業亦隨時之義也

艮上巽下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蠱也蠱者事之壞也隨而无主則隨物而動易於致蠱故蠱次隨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左傳云皿蟲爲蠱蠱盡蟲嚙皿則其壞自內蠱之義如此蠱本以因循而壞事則生理已盡矣故當元亨以治之元亨者生理也本九二陽剛得中而言唯陽剛則可以有爲也利涉大川謂以身於濟險爲利也甲者陽氣發生之初謂事之始而新心之所發端也先甲三日謹於前也後甲三日謹於後也謂事之先後皆當審其所始之幾而不忽則本體常惺惺也蓋所

以元亨而治蠱者其幾在此故特要而言之先儒以三日之前爲辛三日之後爲丁殊不知蠱之所重乃在於甲於辛丁何與乎大抵易中事期多以六日爲限如復之七日來復震既濟六二之七日得皆以爻之六位爲往來之一周而言也前三日後三日則於爻爲一周矣凡爻之一周言日者以日用爲常非久遠之義也甲之所以爲始者不以事未至而忘不以事已往而怠則天理常不息而又何有於蠱之時乎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依以立者也父以上九言陽

剛在上爻之象也然止於上則安靜而不理事所以致蠱者在此故曰父之蠱非以蠱爲前人已壞之事而言爻也母之蠱亦然陰柔在下母之象也巽順不能任事亦以致蠱故曰母之蠱耳然所以治事者唯賴陽剛爲主故諸爻多言父之蠱而母則唯九二及之所重在陽也子指九二言與鼎初六得妾以其子之子義同考者父之別稱康誥曰大傷厥考心是父在亦得稱之非必死而後可以稱考也陽剛止於上而致蠱初六陰柔在下欲以幹之其才不足以有爲者也唯以九二陽剛得中乃能爲幹對父而言故謂

之子見事之壞者隨時可以更始非其以父子分世代之前後也子能幹之則父之所以致蠱者得免於咎矣然初非能治蠱之才未必得免於蠱是可危也但以九二足以任父之事故終至於吉耳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母之蠱謂初六也貞者德之收斂而無爲者也與元亨不同九二陽剛得中元亨有爲之德也初六柔巽必須剛以幹之不可歛於无爲也故曰不可貞不可貞則當用元亨矣九二乘初六故以母蠱發義然所以幹母之道含此亦无餘蘊矣故他爻皆言幹父而

已程子從容將順之説正與爻義相反蓋不知柔之當以剛幹耳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九三以陽居陽可以治蠱之才也但居位不中而在巽體之上不能自立又承六四止體之陰不能自行則於治蠱之道未免有失而陽志不安亦必有悔然失在爲柔所牽悔亦小矣悔小則咎亦小若咎從陽發乃爲大耳又九三與九二相比陽剛勢盛終得免於咎也陽剛不終爲陰所勝見其有足頼矣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四以陰居陰過於柔者也而又在艮體之下止而不爲有寬裕之象故曰裕父之蠱然陰柔得正但貞靜自守寛以居之而已非有不正之德而縱蠱使大也雖无不正然以止自安亦可羞之道故自裕而往當即見其有吝非必以惡致吝而後爲吝也言裕亦爲蠱之害者如此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五陽剛得中之位可以有爲而六以柔居之剛而濟之以柔者也蓋有元亨之德而行之得其中則爲有德矣用此柔中之德則施爲有漸能順人心有以振

民而育其德矣民德皆振譽之所歸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陽剛之德處上无位之地在事外者也又當艮體之上止而不用故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象高尚尊尚也謂自高其所爲德義之事也此蓋安靜之德自守者之所恬也惟其如此則於天下之事无人共理亦剛上而致蠱之義也故於蠱之終發之以見治蠱在於振民育德而豈可使有德者獨善其身哉

䷒

坤上兌下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臨也臨臨民之道

也不能治事而致蠱則非臨民之道故臨次蠱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以四陰臨二陽居上臨下之義也故卦主臨民言然養德之道亦不外此元亨者因陽長之勢而發達之也然必利於貞而後元亨不至於過蓋臨之二陽在下以民德言則既興起於善而本心得其正矣順其向善之勢而教之以成其德則不過於元亨而所主者貞矣八月者以卦氣言則二陰既長建未之月也與臨相對則臨以二陽長而爲二月之卦陽故道也陰陽消長氣運之常二陽之長陽之方進也及六

陽既極則復轉而爲陰陰長而至於二則陰亦進矣陰進則不能常如二陽之時是有凶也聖人於方進之時而豫爲之戒所以防其既盛而將消也物盛而消理所必至不必定以八月爲限也云八月特以氣運有常者見例耳以民德言則小民難保一失其心即能生變豈可不及時順成之而使之放逸以至於亂哉故元亨利貞所以戒八月之凶也○陰陽消長之卦凡十二謂之辟卦此一歲之氣運十二月而一周故以月稱八月之稱月非取義於陰也其月之序始於一陽生一陽生爲復在子中爲一月之卦二陽

生爲臨在丑中爲二月之卦三陽生爲泰在寅中爲三月之卦四陽生爲大壯在卯中爲四月之卦五陽生爲夬在辰中爲五月之卦六陽生爲乾在巳中爲六月之卦乾爲純陽陽極則陰生故一陰生爲姤在午中爲七月之卦二陰生爲遯在未中爲八月之卦三陰生爲否在申中爲九月之卦四陰生爲觀在酉中爲十月之卦五陰生爲剝在戌中爲十一月之卦六陰生爲坤在亥中爲十二月之卦坤爲純陰陰極則陽生而又繼以一陽之復焉陰陽消長如環无端卦氣之運如此文王之稱八月以臨二陽之卦而推

之也故此十二月卦之以月序非用夏正也文王之時未有周正亦非用周正也以陰陽之消長而言耳

初九咸臨貞吉

咸感也四陰在上能教思容保此臨民之德也初九感於臨而良心興起故有咸臨之象以九居初得其本心之正而志欲行之方進不已所以吉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咸臨義與初九同吉无不利則九二陽剛得中其德比初爲進矣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甘臨說於陽之進而无所苦也六三陰柔處不中正而在說體之上故有此象以能臨爲說非善道也故无所利然憂之則有憂民之實蓋下比九二之陽陽能知懼則憂其將有八月之凶故曰既憂之也憂則可以不終於咎矣憂與甘相反

六四至臨无咎

六四以陰居陰而在坤體之下臨民之德最爲懇至者也故有至臨之象雖不能如三之既憂然居位得正在多懼之地可免於咎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知音智

六以柔居五而在坤體虛中順理唯用其是非之本心行所无事而无一毫自用之私者也故有知臨之象而爲大君之宜臨民之吉道也蓋與小知之有遺照者不同矣

上六敦臨吉无咎

敦厚也六在坤體之上於民无所不順臨民之厚德也故有敦臨之象民德順成所以爲吉无咎義與六四同但此本於德厚而慮民者周耳○臨之爲卦本以發臨民之義而以民德先之初與二言民德也三四五上言臨民之道也求之各爻而彖義可知矣

巽上坤下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觀也以德觀民臨民之本故觀次臨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觀古玩反盥音貫

觀表示也以在上有中正之德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有孚誠也顒仰望之貌盥而不薦誠在未有事之前也四陰觀於九五之德質素无文未嘗有所事而致禮於上也故有盥而不薦之象然其本心之誠所以觀感而化者固已顒然仰而望之矣言觀道之感人如此○自上而言則觀爲觀示自

下而言則觀爲觀感故六爻之中下四陰皆發觀感之義上二陽皆發觀示之義卦以九五爲主陰爻之所觀觀此而已知此則彖義在其中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觀如字自此至六四觀義並同

諸陰皆以下觀九五之德言既觀宜有所感發而興起矣初陰在下觀雖未能感發而猶朴然不失本心如童蒙然故有童觀之象小人謂下民初則其位也其道日用不知苟一開明則可進於善故得无咎君子謂有位而以行道爲事者若不著不察則可羞矣

六二闚觀利女貞

闚小視也六二柔順中正能感發而爲善矣然陰柔在未用之地遠於九五能自守而不能有爲惟闚見其德而已故有闚觀之象若女子以柔順中正之德而居內則其職本无外事故得貞而爲利見丈夫則當以進而有爲爲正也丈夫即初爻所謂君子

六三觀我生進退

我對五而言生生理即心德之所以爲仁也六三之生謂民德也三乃陽剛之位而在下體之上其志亦欲上進而觀九五之光者也但六以陰柔居之不敢勇於必行則觀己之德可以有爲而後進不然則尚

欲退而自脩耳觀巳德而進有志於進者也與六二之闚觀者不同矣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賔于王

六四上比於九五五君位而九則君德也君德之光煇發見於國而四切近之又六在巽體巽而從之能觀見其道者也故曰觀國之光賔禮待之如賔也古者賢德之人人君賔禮之故士之仕進於朝者則謂之賔耳王即居君位者也四既觀見人君盛德之光則用此以賔於王而利矣利者四之利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觀古玩反下同

我者對在下群陰而言九五之生謂君德也君子即君也蓋有三重之責者九五以中正之德觀民足以使民觀感則彼无惡此无射而可以寡過故曰无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其以上九本位言對人而言則曰我就己而言則曰其此九五稱我上九稱其意各有在也上本无位之地而德之所以爲民觀者猶九五亦九五之所取法也故雖不用而亦觀其生君子謂有君德而老不用事如堯舜之禪位者雖老不用事而其心未嘗忘天下故道德藏於身而可爲民觀此所以无咎也

䷔

離上震下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噬嗑也觀雖主於德化而民之弗率者刑亦不可廢也故噬嗑次觀

噬嗑亨利用獄

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齧而合之也天下之事有間則不得通齧而合之則亨矣非剛明則不得合此以剛明之德言也獄禮註謂相告以罪名者如此則與訟同矣蓋通言之則獄與訟一也分言之則自爭者而言謂之訟自決者而言謂之獄故訟卦所言主於息爭即使民无訟之義也噬嗑所謂獄則以罪名相

告而官爲决之乃聽訟之義也以之决獄則其用爲利非柔中不能哀矜此以柔中之德言也用刑所以去強梗而合人心故卦以噬嗑名而獄又以哀矜爲利用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校音教下何校同）

校木械也初在下取象於足趾足趾也足械之制周圍及脛而已死滅趾者以其在屨之上則趾不敢前如屨之校而滅趾矣滅沒也如浸水中沒而不見也震體初陽微有所動而上爲二陰所制惡之小者也校而滅趾止惡於初之意也小人犯罪之初未有大

惡小懲大誡則能改過故得无咎餘見文言傳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此下四爻皆以噬言主於治獄也膚者牲腹之下柔軟无骨之肉禮祭有膚鼎即此膚也六二以罪人言以陰居陰肉之最易噬者但初剛在下二所以致獄之根在此猶膚之有骨也所以噬者欲求其根耳自膚而噬故沒鼻也以治獄言則内體柔中之德亦易服人噬及於根及其小而去之未有不合者故无咎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小物全體而乾者如狐兎之類然不謂之乾則腊乃朝暴於夕而乾非若乾胏乾肉之暴久而堅者矣腊而言肉則所腊之肉而非骨也三與五皆陰爻故止言肉但大小不同耳若九四陽爻言胏則肉之帶骨者以其堅韌之甚而言矣故草廬吳氏謂六三六五二柔畫爻辭並云肉謂无骨者也九四一剛畫爻辭不云肉而云胏謂有骨者也得其意矣六三腊肉雖未甚乾亦畧因暴而堅矣蓋六柔三剛有此象也比於六二之噬膚則其噬爲稍難耳然所噬者小物之肉不患於不能噬而患於有毒有毒者三之才弱

不能爲強梗之禍而不中之德欲以害治獄之人者
也此陰柔之害其發尚小故雖以不能致其心服爲
吝而吝亦小耳然在震體上比於離明動之間噬之
必合故得无咎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胏壯仕反乾音干下同

乾胏乾也四五在離體故皆以乾言胏肉之有聯骨
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以犯罪者言則九以
陽剛居四正所以爲間者然已入於上體則其間愈
大用刑愈深故有噬乾胏之象金取其剛矢取其直
以治獄者言則剛直之道乃九四之所本有得剛直

之道以治獄故又爲得金矢之象噬乾胏而得金矢則所以治強梗者由我之剛直也治獄之任雖非柔弱者所能勝然四尚未得中任其剛直以治獄則雖能服其強梗而或不能盡哀矜勿喜之心故必以艱難爲正而不以獄之已治爲能乃可得吉四近五爲多懼之地謂當以此爲戒也○金矢朱子引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之說此末世以利誘民之政豈可以亂聖人之正道哉黃東發謂先取其金而後與之聽訟雖昏亂之世不爲況成周之治哉得其旨矣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

乾肉胏之去骨者詳見九三蓋五爲君位獄成而告於王之時也而六以陰居之自犯罪者言將自訟而消其強梗之心者視四爲易噬矣故爲噬乾肉之象黄中色金剛物五剛位而六處於中能斷獄而得其中者也故云得黄金視金矢爲善矣六雖柔道但居五而得中上行所以曲盡人情者在此不失爲治獄之正然陰柔非剛直則所以治獄者恐其有失故以爲危以其爲黄金之德故能无咎此爻謂之乾肉則見民之有獄本非強梗而難治者矣爲人上者豈可

以剛直之足以得情而無哀矜之心哉○九四曰金矢以陽爻爲金也而居陰位則隨陽所爲而直此金矢之義也六五曰黃金以陽位爲金也而得陰爻則因陽爲主而中此黃金之義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何何可反

何負也耳在首故上爻取象首械之制周圍其項而已蓋必如今之長枷高過於耳故曰滅耳也此與初九爻義相關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所以凶也餘見文言傳○此卦本爲用刑而發初上以陽剛爲能致獄而在卦之始終故以犯罪之人言二三四

五則皆以治獄之人言但九四一爻本順中所有之物而所以爲間者雖亦從噬者之難易以爲差而陽剛之爲間亦自見矣

䷕

艮上離下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賁也賁以不盡用明爲義於治獄不敢過察焉故賁次噬嗑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飾也恐人致罪而爲飾辭以解之之義也亨者盡賁之道所以亨也小利有攸往者當賁之時不敢大用其明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舍音捨

賁之爲卦義取文明以止自諸爻言則皆以陰賁陽陽者文也陰者質也質爲體而文相依猶明之能止也趾在下之義車指四言四大臣之位在外而乘車者故以爲象徒徒行也初九與六二相比爲賁以自賁其在下之人言也剛明之才无外慕而未及於應用故曰舍車而徒義與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畧同

九二賁其須

須與鬚同在頤上指九三而言六二以柔爲質而賁之三以陽剛上進有文章著見之勢二亦與之同起

故爲賁其須之象不言吉因三而見也初陽在下无慕乎外二雖賁之亦无所事故但發賁之三義而不言賁初以明初之不欲著其文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濡潤澤之意九三賁於二四而以陽居陽又在離體之上賁飾之盛光彩潤澤者也故有賁如濡如之象然處得其正而在二陰之閒能永貞者也永貞則明可以不盡用故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皤白波反

皤白貌言其質也六四以陰居陰而在上體其心本

尚質者也故爲賁如皤如之象馬剛物指九三翰走之疾如羽翰也九三與四相賁趨於質素則亦白矣然以剛居剛其勢欲進故爲白馬翰如之象欲進則若爲寇矣然四本尚質能止之而不行相與成賁則三爲四之婚媾矣言三之明因四而止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戔音殘

上高曰丘樊而爲圃故曰丘園賢者所居也五匹曰束戔戔淺薄貌五與上爲賁上處无位之地如賢者處於丘園也而五與之賁故有賁于丘園之象然六五柔順得中而在止體陰爻之上唯務尚質故束帛

戔戔而淺薄以陰賁上九之陽其象如此要其本心必尚以此爲羞吝謂其文不足以有攸往也然誠意爲本而上賁陽剛未有不可行者故終吉也

上九白賁无咎

上九以陽剛在止體二陰之上賁於質素者也故有白賁之象太質无文則不足以有所往宜有咎者然陽剛止於其上則有文而可行矣所謂小利有攸往也故得无咎○賁之爲義唯恐深文以致人罪而曲爲飾之所以行其愛人之誠心者也故謂之仁術特以六爻異位而時有不同初九陽之賁於下者也九

四陽之賁於中者也上九陽之賁於上者也其辭各取一象唯其時物耳豈可別求一義於仁術之外哉

䷖

艮上坤下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剝也賁飾恐文之過則當剝落枝葉以存本質故剝次賁

剝不利有攸往

剝以刀割削而去之之義謂五陰剝去一陽也先儒皆以剝訓落蓋剝則必落會意而言耳五陰剝去一陽則所存一陽有必盡之勢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當順而止之不可有所往而大有為也但有厚下安宅

而已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𣩵瞙同結

剥一陽在上五陰在下有牀之象剥牀以足謂一陰始消一陽猶剥牀而先及其足也蔑陸氏以爲削蔑是巳蔑貞謂蔑陽之正道也陰剥陽而蔑貞非陰能害陽乃陰之自害也故爲初六之凶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

辨牀幹也剥之時陰進而至於二亦蔑正道而凶也

六三剥之旡咎

剥之亦謂剥上九一陽也三在上下四陰之間乘陰

長之勢不得不剥然三陽位而又與上九爲應則猶存不欲茂貞之心庶幾可復於善故雖剥之而得无咎也

六四剥牀以膚凶

草廬吳氏曰四在人爲身之位膚者身之皮膚也初爲牀足二爲牀辨三爲牀上人所卧處四人之身也非牀也非牀而曰剥牀以膚言剥牀而上及於人之肌膚也凶則災及其身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可以得寵於陽者指下四陰

也六五爲衆陰之長后之象也柔而得中能使群陰順序如貫魚然以宫人寵使皆獲寵於上也五能如此何不利之有蓋一陽在上非五以柔中之德順而承之則剥必盡矣以剥言之剥至於五則剥已極其凶可知惟以六五柔中欲開小人遷善之門故發此義而更不言剥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碩果指一陽在上而言果含生意不食則有復生之理剥未盡之象也君子指一陽小人指五陰一陽在上以五陰爲輿五陰在下以一陽爲廬君子能順時

而止厚下安宅故爲民所載而有得輿之象若小人以陰柔之性終所難測雖剥廬而失其所覆亦不自顧蓋自君子而言則无所不容自小人而言則終不可用以戒君子當知所謹而爲民所載則小人庶有所依而爲善耳○程子曰諸陽消剥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在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見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以氣消息言則陽剥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剥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

坤上震下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復也陽无可盡之理剥則必復故復次剥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一陽生則有剛長之勢故能亨出入以心言出者心之應用也入者心之存主也入者主之則其出也本无出也但以震體一陽動而應用故謂之出出根於入故先言出而後言入以見入常為主於内而復不在外也无疾謂順而无害也朋來黨盛之義謂陽長之勢不可遏而德不孤也蓋初陽始復其氣甚微有

以害之則摧折而不得亨盛宜有咎者无疾而朋來何咎之有反復其道謂剛反而復其道也七日來復者卦有六位至七而變陽始消於姤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來復也言日說見蠱彖此言陽消既久而復其長有不可遏之勢復之所以亨也故利有攸往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初九天理之動本心之仁也復之所以爲復正在於此不遠者不遠於心也復而有失則本心間斷故謂之遠由未復前觀之然後有復其復在心故謂之不遠之復也遠然後有悔不遠何至於悔无祇悔亦因

失而有悔者言耳復者天理之動故曰元吉先儒以不遠復爲失之不遠而復則但可言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而已於天地之心不能不復如寐而寤往而來者恐未盡也餘見文言傳无祗悔說見乾上九爻下

六二休復吉

六二以內體柔順中正之善下比初陽是能養天理之微復之休美者也故吉

六三頻復厲无咎

以六居三不中不正又在震體之上躁動而頻失者

也但初陽在下已能自復而三爲陽位雖失而天理未亡其復亦頻者也以其頻失則危道也當復之時不終於失所以无咎

六四中行獨復

四雖非中位而六以陰居之爲得其正又處羣陰之中故有中行之象以其下與初應而在順體能奮然獨順初陽之復者也故又爲獨復之象不言吉因初爻而見也復之所以爲復全在初爻五陰皆復此而已但二三五六與初不相應唯四在陰中有所專向故發此義

六五敦復无悔

五柔順得中厚養初陽而有成功者也故有敦復之象天理復全无慕乎外故无悔也○自初而言或失而即得則无祇悔至五則養德已成而无所悔視无祇悔爲盛矣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迷復復而迷者也卦以初陽爲復六在羣陰之上而遠於復陰暗之極者也故有迷復之象災禍之及身者眚過失由己出者禍无大小皆謂之災但與眚並

言或曰災眚或曰眚災則災由過失而致禍之小者
以初迷而言也眚以致災但當反已乃迷於所處而
欲以行師勝之安得不致大敗哉不能以善自治而
至於僨師則國君之失君道甚矣豈但一敗而已哉
若必欲征之則至於十年之久而亦弗克其凶如此
迷之甚者也十年言其數之極也然以十年爲期則
其凶止於十年十年之後猶可復也蓋當復之時无
終迷之理以見天理之未嘗亡而物極必反也程子
以迷復爲終迷不復則初陽之復當遂滅息矣

☷☳

乾上震下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无妄也无妄者不忘之義復則不忘故无妄次復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妄讀忘下同）

无妄即无忘也然不忘則易於助故言元亨而必利於貞此孟子勿忘勿助長之義也正即貞也匪正則失其貞靜之體而有所作意是爲助矣安得无過差哉故有眚匪正所以不利有攸往也〇工夫之要唯懼其忘故卦以无妄名有无妄爲主而後可以言不助也

初九无妄往吉

陽剛初動爲无妄之主而處得其正又在二陰之下无所助者也與匪正而往者不同故天命祐之而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菑則其反畬音餘

春而治田曰耕秋而收禾曰穫初墾荒田曰菑三歲熟田曰畬不耕穫者不作意於耕而有穫如不耕也若作意於耕則先有求穫之心矣不菑畬者不作意於菑而成畬如不菑也若作意於菑則先有求畬之心矣此无所助之象也六二柔順中正无所作爲則得其貞靜之體矣故利有攸往言則者見匪正之不利也初之往亦因比二而吉二視初則以成功言而

進於利矣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牛陰象以六言也或繫之牛繫於邑也繫則守而不可忘者邑人失守而爲行人所得失守之罪則歸於邑人也故曰邑人之災以六居三不中不正而又二陰相比失於忘者也故有此象

九四可貞无咎

九四以陽居乾體其勢方進易於助者也但四爲陰位又在震體二陰之上不至於匪正故爲可貞之象既貞安得有咎乎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九五在健體之中乾乾不息能不忘者也但比於上下二陽其黨既盛則操持太謹不免有作爲之疾然陽剛中正能不失貞以靜居之本體自定則不必用藥而其病自去矣喜者喜於病去而復於无爲也若藥治則是厭惡外物而以術屏絶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矣故戒以勿藥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居乾體之上陽剛太盛不能居貞彖辭所謂匪正者正謂此也故行則有眚无攸利者本行而言即

不利有攸往之意行即往也

☶☰

艮上乾下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大畜也理不忘於心則可以大有所畜故大畜次无妄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畜勅六反

大畜者陽能自畜畜之大者也畜以貞靜爲主而上九在止體之上乾之三陽上進賴此以止故曰利貞有大蘊者必有大施畜乾於下是大蘊也成畜於上是大施也故宜爲時用而有不家食之吉不但不家食而已而其才必能濟險故又有利涉大川之象

初九有厲利已已音以

初在乾下上遠於艮未能即止有危道者也然當畜之初微陽未能即發亦可自已故有能已之利已止也

九二輿說輹說吐活反輹音服

輹車中伏莬欲不行則說其輹也詳見小畜九三爻下九二雖當乾體欲進而陽剛得中志欲自止故有輿說輹之象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馬陽物三之象也以九居三陽剛得正而在艮體二陰之下志欲止而不進馬之良者也然在乾體之上

三陽爲黨隨之而進勢不可遏如馬之馳逐然故有良馬逐之象然三本有欲止之心能以難進爲貞者也故有艱貞之利曰當作日閑習也輿出而用之以載者衛載而用之以防者即車徒也此以取戒備而不敢輕行之象即所謂艱貞也如此則所畜者大无險不濟而利有攸往矣○乾體三陽雖皆言陽之上進而意必及其本體之德見大畜由陽之能自畜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牛陰物六之象也未角謂之童六初爻於四童牛之象也牿即詩所謂楅衡横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者也

自畜者言六四柔而得正童牛而即牿之能止之於初也陽剛乘陰之起恐動於私而所動之私即陰也故以童牛之牿取象蓋恐陽之動於初陰之時也禁於初發則畧无蹤心之萌而所發皆善故曰元吉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豶符分反

豶去其勢也豕亦陰物六之象也五陽位而六居之猶有所作爲如豕之牙也自畜者言六五柔而得中能去豕之勢者也去勢則拔去病根陽剛絕无所動視四則无所謂未發者而不待於禁矣其吉如此○四五爻義有取於陰非謂陰能畜陽也但借陰以見

陽之自畜耳

上九何天之衢亨

何安定胡氏以為誤加然語意亦滯令疑當是向字之誤天衢者雲霄之上四通八達之路无所障礙之處也上九蓋畜極而大發之時故有向天衢之象亨即不家食而利涉大川之意

䷚

艮上震下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頤也德雖大畜而不可以不養故頤次大畜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頥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有養義頥之爲卦外實中虚有頥之象而內動外止動而止者所以養德也動者天理之動也止則不動於慾矣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慾之言蓋本於此故謂之頥者借口以明養義非主乎口而言養也頥貞者養之正正謂動而止也養德之道以貞靜爲主止則歸於貞靜所以吉也觀頥者言當察其所養之正也口實謂實於口者亦借口所食之物言也自求者爲仁由己之意見頥之貞唯在於己求之而已非他人所能與也○先儒於此以養德與養生養形並論則小體疑於大體而養德

之外又別有當養之事也其言豈爲知要哉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舍音捨

養德以止爲本上九一陽在艮體二陰之上爲頤之主諸爻之義皆由上而發故主上而言我也爾者指初而言也朶頤者艮體之下垂處指四而言也蓋初九在震體之下天理方萌而未有所雜如龜之爲物性本靈明能咽息不食可以不動於欲者也乃不能自止必待入於止體而始能之則爲舍靈龜而觀朶頤矣動而不止所以凶也或曰頤兩端陽實而陰虛在中有龜之象而初陽則其靈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顛如山之顛取艮上一陽之象指上九也上九爲頤之主故曰顛頤丘土之高者視顛爲下矣指六五也經常也六四乃内體中正之德以常理言之至五成功之地德必大顯當順之時畜宜極久而久本柔順又下乘三陰可以自養不可有爲故至於上九而養始成五雖多功尚待於養而未可即用是拂常矣征進也六二雖中正然以陰居三陰之下進而有爲則發用太速是以凶也震體乘陽易動故有此戒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三處位不中又在震體之上易動於欲不能自止而拂於順者也故雖貞亦凶至於十年勿用而无所利蓋貞者靜體之常也三以六比於二而六二又本陰柔得中體不失正但以三動其正體所以凶也言十年者謂數極而後能反非終絶之之辭也在順之時非可終絶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眈丁南反

顛頤義與六二同上九一陽爲順之主動之所以能止也六四以陰居陰安靜无爲而入於止體上以陽剛不動於欲此其所以吉也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指

所比六三而言眈眈視之專也逐逐求之繼也言三以陰柔不中居於震體易動之位如虎有求而視然上交於四則已入於止體可免於咎矣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拂經說見六二爻下居貞者安靜无爲之意六五柔中故能以居爲貞而吉居貞故不可涉大川謂養未深者不可發用也爻義與六二同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頤之爲道在於能止而艮體上爻止之所以爲止也又上乃无位之地止以无爲爲貞故上九爲頤之主

而曰由頤頤雖由止而成然陽剛性動而為卦又在震體之上此人心之惟危者也能以為厲則心常知止也故吉如此則德成而發用者大故曰利涉大川

䷛

兌上巽下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大過也養德深厚則可以獨當大事故大過次頤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橈乃教反

大以陽言剛道之過也為卦四陽在內二陰在外故為大過棟屋之脊檁也橈曲也折下之意卦中言棟皆指上六取象於成功之高也蓋剛過而无以節之

則大剛必折故有棟橈之象有以節之則可以有攸往而所行皆亨矣○大過與小過通謂之過小過四陰則爲陰過大過四陽則爲陽過陰性柔故於事不敢擔當而謹於自守陽性剛故於事无所退避而勇於有爲此其所以爲大小之别也然謂之過非必有所失而違於天理之正也以陰陽之中論之則其勢各有所重亦其時之宜有此過耳雖謂之過而亦以得中爲節此精一之學工夫所以貴於不已也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藉在夜反）

藉地上藉薦器也以初爻柔物白則色之質素者

也以陰言白茅柔而在下陽剛得此則不至於大過矣文言傳以爲慎之至亦謂其能濟剛之過也故无咎○先儒以藉用白茅爲過於敬慎非也葢大過止是陽剛之過柔之在下正所以濟之敬慎安得以爲過邪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稊徒稽反

楊柔木久則枯而易壞剛過而易折之象也稊根之稺芽也老夫指九五女妻妻之少者與稊俱指初六初與二相比則初之稊因於二者也大過之陽自二始以至於九則九亦得初以爲助矣故有老夫得女

妻之象然二之陽未至太過又得中而比於初有以濟之可以致棟隆者也何往而不利哉

九三棟橈凶

大過雖因本末弱而棟橈然能自爲主而不至於太剛則亦猶能支也九三當大過之時而以陽居陽其過大甚者也棟橈之凶安能免哉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

以九居四而又下與初六相應陽得陰以濟之者也則棟不因初陰之弱而橈是有降起之象矣所以吉也言吉則所往利亨不必言矣有他吝與比初六有

他吉文義相同蓋九四雖不爲初陰有橈於棟然陰柔本弱亦易以橈如九三之不可輔則橈由之矣蓋九三之致橈在四視之雖爲他人而亦四之羞也故曰有他吝見三終爲大過之害而四不可不知謹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華音花

華所吐之秀也與老婦俱指上六士夫夫之少者指九二上與五相比則上之華因於五者也枯楊至五而復生華則陽剛盡發後无結實之功雖其起於九二而未甚過者亦與諸陽俱至於此而盡矣故爲老婦得士夫之象見太剛之必折也但以九居五爲得

其中而又在說體以是行之可以无咎然陽之過者
至五而極而上陰末弱終恐不勝又何足以致獘哉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過涉非謂過渡蓋涉之過也頂在首上之象也蓋上
六乃末弱易搖之地因諸陽之過甚而遂因之以有
動搖如老婦得士夫而致棟橈也故有過涉滅頂之
象凶之道也然大過之時宜以柔濟以其爻柔而在
說體若陽能自爲之節則六亦終必有以濟之不至
過極故可以補過而得无咎也苟但如九三之不中
則无以救棟橈之凶矣○朱子因此爻言凶又言无

咎遂以為殺身成仁之事蓋指比干而言矣然比干之死本以成仁如此則心安理得烏可以為凶邪

☵

坎上坎下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坎也過於任事者易至於陷當有險危之心故坎次大過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伏羲八卦但謂之坎云習者亦或伏羲時於重卦有此名也詳見乾象下習重也六子之卦始坎故加習字以起例无他意義也坎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其中一陽即心之誠也誠之在心未有安於陷而不欲出

者故有有孚之象維者維繫之義與隨上六又從維
之之維同易中凡助語之唯字皆從口獨維心從系
見心爲拂鬱之事所繫乃陷之象處險既久而後孚
於人有以感通人心所以亨也行有尚謂自此而往
則有功而可尚也出險亦人所難而以爲嘉者也故
以有功爲可尚非先有以感通何以能出險邪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窞徒坎反

此言習坎以二體之爲卦言初則入其下矣窞者坎
中之陷處所陷至深則不易出所以凶也陰本陷陽
者而初又在坎下故發入于坎窞之義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九二在坎體正陷於險者也雖以剛中之德然在二陰之中尚未出險但可以柔道求小得使免於難是矣未宜過望也處險之道當如是耳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枕針甚反

來退而下也之進而上也木在首曰枕虞翻以止訓之於義爲近蓋以石枕水益深其險之意坎之所以爲陷正在於陰三之陰陷下體之陽者也四之陰陷上體之陽者也三在二體之間而亦以陰居之處不中正退而來來亦坎也進而之之亦坎也既履險矣

而又不能自處使陽得通乃反爲水礙如以石枕水則其陷益深有入于坎窞而已若三者即初六爻傳所謂失道凶者也安所用之謂陰之能致險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一樽之酒二簋之食言其薄也樽與簋皆瓦缶爲之言其質也古者燕享之禮多儀而尚飾六四以陰居陰有誠意而无虛文禮皆簡質故有樽酒簋貳而用缶之象約者撤好相結之言牖者室中通明之處當坎之時六四與五相比五德方能感通人心時將出險矣而四思有以處之乃以誠心爲之求人開解其

所開解者乃因人通明之處而以言結之則投機之會而言易入然後五之險可得而出也蓋處險不可徑情直行其委曲當如是耳四本以陰陪五者既因五有可處之機而爲之開解則四亦反正而與五同心故曰終无咎也卦中處險之道六四一爻盡之矣

○程傳此爻說理甚正但其所論切於爲臣之納諫而不切於處險之投機不可不知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九五陽剛中正其德之孚已足感通人心所以能出險也但當險之時兩陰相比猶未滿而涯澤故曰不

盈然已漸出而就安矣苟得離險之陷則已足矣豈復宜有過望而遂謂可以大行哉祗但也曰祗既平者不敢過望之辭也蓋其心猶恐未得免於危難故但可言无咎而未可言吉○九二與九五同一剛德同一處險但九二方入險而未能出故云坎有險九五時已漸出故云祗既平以時不同故義亦異然處險之道不必過求之意則一而已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纆音墨 寘音至

徽纆即黒索以繫囚者叢棘者棘之叢所以桎囚繫之處者也彖傳維心之維即此係字之義也上六居

習坎之上陷陽之重使不得出如獄囚之牢禁然故有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之象蓋言維係陽剛於險中也三歲者言其久也二初入險至五始出更歷三位故取三歲之象得謂上六之情與陽相得也其初本陷陽者至五出險而上始從之則不得者三歲也不得之時則有陷陽之凶矣

䷝

離上離下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離也處險久則困心衡慮而能生明故離次坎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明之美也即文明之意離體二陽明散於外如分離然故謂之離然一陰在中以為之體則其明有本故利於貞貞即取義於在中為體之陰者也柔在陰中得其中正至五德成則无所不照而能通矣故亨牛之性順而又牝焉順之至也蓋陰在二陽之中非至順不可以相與故以取二五陰爻之象畜牝牛言當養順德也養順德則能照而亨所以吉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錯各死

事物之初紛紜交錯以初為在下故取履象當其錯然之時或不能无妄動者唯當敬以居之敬則心有

所至而能明於事物之感此即慎獨之事也陽剛在初本明之體能謹微者也故无咎

六二黃離元吉

六二柔在離中離之所以利貞也如此則虛明之中生意不息故元吉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耋田節反

昃日過中之名也缶瓦器質素之物民間所常用以爲樂者如秦人擊甕莊子鼓盆之類是也八十日耋自此不及謂之大耋嗟嘆傷也九三在離下體之上明之將過中者也故取象於日昃之離易中於盛衰

消長之變必於三言之如泰九三之无平不陂是也鼓缶而歌安常樂天之象也大耋之嗟謂將死而徒傷悲也言明盛將過之時但當安常樂天以養之弗使過用苟過用之則必嗟其將死而死及矣九三在離體而以陽居陽火焚勢盛而雖死不顧者也其凶可知九四所謂焚如死如棄如蓋即此意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突徒忽反

突從穴從犬象犬在穴中突然而出故以取突出之義火炎上之物勢不可遏者也九四陽剛不中不正而在離體乘九三之上明之過盛而不能戢者也故

有突如來如焚如之象謂明盛之勢其來氣焰如焚也夫人盡用其明則剛暴害物而人不我容將有不戢自焚之禍矣故有死如棄如之象死如謂大則滅身也棄如謂小則見棄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沱徒河反

涕自目出者也沱流貌出涕沱若惻隱之心也戚嗟若憂懸之也六五陰柔得中雖未為正但德由六二而成則正在其中所謂柔麗乎中正者也蓋明德既乂遍照无遺故能察於民隱體卹其情而有出涕沱若戚嗟若之象憂民如此故得吉也朱子謂迫於上

下之陽而憂懼殊不知上下二陽乃五之所麗以爲明者何迫之嫌邪○出涕沱若戚嗟若亦九二黃離之意但五居尊位故以切於民情者言之耳二言元吉而五但言吉者五在尊位有憂民之意而二言其心德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折之列反

九以陽居離體之上明能及遠其於邦國之悖亂者不能宜然不理而剛又明之威斷也故有王用出征之象但下比九五當麗德既成之後能以不濫及无辜爲心者也嘉美也折拗折之義謂屈折而俘之也

首即渠魁獲即俘義醜衆也謂渠魁脅從之黨類也
殂折其爲首之人則所獲止於渠魁而不濫及其脅
從此折首之所以爲嘉也蓋離本有利貞之德故能
明不過用如此以剛道出征宜有咎者明不過用何
咎之有

易學四同卷之一終